

丹
淵
集

八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九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吳一標建先

墓誌

龍圖母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中舍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

諱某之孫國子博士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子也
母裴氏累封長壽縣大君比部旣倦官未六十
脫簪笏以去愛鄆杜美田望紫閣並圭峯築室
灌園與其人上下擊鮮釀醇相招延爲林野之
歡遠近附從之遂爲其土人侍郎雖宦遊四十
年而資尚恬泊不競回視其先人之高亦自引
避居故廬讀書吟詩教其子爲學公之昆弟時
甚少已皆有才名傾動關陝識者悉曰母氏慶
門也不在彼此矣公生而聰悟不煩師訓閱經

史造詞章能盡至其精工應天聖八年進士中
其等調原州軍事推官州倚邊凡所處輕重索
謀慮適當乃無事不爾或紛亂至有可以爲憂
者殊與內郡政令不相若其將旣用武人少曉
此得公欣助裁講至去民夷帖帖無佗議轉運
使李紘剛嚴介急遇其下未嘗相從容獨以公
爲才能渭州酒稅常課屢缺紘怒主吏不職議
逐去且薦公領之公至以已所入補前之不足
主吏因免戾善罷公尚以其最得大理寺丞乃

知京兆府櫟陽縣縣民橫猾好犯法號難治第
一而公以易術治之民自信約不得妄入公之
廷下遷殿中丞移知邛州蒲江縣滿歲知黎州
黎爲西南絕境越巖道濱大渡連山如墻中斷
一道州正扼其口乘高見邛部川聚落如餽掌
上實朝廷所挂慮而擇人以爲守長之處詔書
常以本道按察使視其部吏有長才善撫馭者
薦充之故公得以行焉百蠻都王城駟馬過
河抵公城中與中國相貿易摩撫有術則靡耳

柔服如人一不厭其欲則嗥呼搏拚羣輩跳盪
閭閻不能止此其常也公旣示以恩信其驚桀
不馴者擒戮之衆憚且愛二年無敢輒以疆語
附譯者以及公轉太常博士以侍郎憂去職服
除還本官通判乾州林瑀守成州放手受賕不
顧傍他鎖姦鍵惡密不可發包拯爲轉運使以
威察自名顧無如瑀何然疾之甚願必以誅死
請公攝其州得狀卽寘之獄公徃見瑀以數語
伏其罪不務奇中而與法正相等瑀無憾衆咸

允之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鳳州改都官員外郎
移坊州州自唐涉五代節度使麤武暴橫嘗用
不法下禍部邑征稅關渡多設虛筭歛以殘虐
因仍至今役鄉戶使典領其人得此卽破產以
至一縷盡輸之官而未償者公曰桀法也吾豈
忍若前人坐視之耶上章極言請別立新課以
下捄危亟朝廷從之坊人所以獲疽癰斷潰而
肌肉完好者公惠也未幾召入爲侍御史嘗賜
對便坐公言帝王治國之本職在專求公相以

自羽翼杜衍范仲淹不幸早去陛下左右自後
所得如衍仲淹者幾何人雖有可用者皆被散
使在外竊恐陛下風教自此無如先時仁宗大
悟連復其所可用者朝論翕然嘉之二年除三
司監鐵判官尋爲言事御史明年拜起居舍人
知諫院淮南京西轉運使以賦外它錢貢上曰
羨餘請不隸大農給中上將議賞公曰是兩道
比佗財用尤爲不支苟非誅取慘橫安所出此
如恩之是借吏手以推剝吾民之膚髓耳不可

遂罷近歲士大夫多營占民田以自膏潤幸民
向役出下估盡所有納之相尚無制而其諸所
以徃於官者負愈重去瘠取沃鑄蠹益暴公請
限其頃畝各以官品裁約之議行上下以便國
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爲優典凡得以官歲上
其名者數百矣入流旣繁仕路紛雜公深疏其
敝章下近臣會議類皆顧已謂久今遽更之不
宜公持之益堅道利害上前卒得清無慮歲減
三百員其源少清孤平者獲叙進公之建說有

大體可行之爲良法皆類此長壽從其少子官
南岐且疾公亟請省視獲告日夜馳往至卽以
居喪聞終制用前官充兩浙路轉運使未行改
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邠州數月授直龍圖閣
知梓州歲餘乞內郡得涇州轉工部郎中移充
成都府路轉運使拜刑部郎中蜀土釀演諸產
極富黦官之府庫日入歲受泉幣流溢公嘗謂
戍兵曰爾得賜帛與易之以錢也何利衆云帛
亦貨諸市利莫如以錢便諸用外所售徃徃與

官買不相直得錢且幸公曰吾募願者兩可矣
用是凡得十數萬疋今上卽位大布恩賞事出
不素它道悉配入民下旦暮高直踴數倍百姓
謹擾急欲求死而公部中以所嘗居者當之間
里靜野無苛求猛督之駭事帖然濟矣永昭調
用多目有司欲天下之財應所費疾若星火公
以法移蜀之積錢百萬袞袞相屬陸走三千里
旦暮副其急大計以辦已而公且遺疾矣嘉祐
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公

性端重寬碩質狀嚴偉望之岌然使人肅恭戒飭不敢慢墮而與之語議雍容委靡色和而氣溫又不能舍而去之也其爲郡邑專務寃極隱敝與人興起長利故所去未嘗無餘思居臺奏正皆中外所望以爲言者用諫紙不肯書奇譎么瑣事以瀆上聽總大端發正論與君相默用之不設痕聲以夸露於已也旣而一落外官頻年不歸視當年朋流已翩翩上薄霄漢人悉以用公爲不當然而公亦自無一語爲戚戚先帝

升遐日夕涕泣遂以病病遂以死而公嘗所蒞
之郡邑與常所徃來之人無不哀慟號咷云善
人何負天天奪之也何遽而不少假矣公旣死
朝廷遣其弟沆乘驛迎其柩歸權厝於鄆縣以
治平一年某月某日塋公于某所祔先侍郎之
塋夫人王氏累封永安縣君男二人軻太廟齋
郎十二歲輒試秘書省校書郎若干歲女一人
若干歲沆以都官郎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好學
有義行奉公之夫人與公之諸孤居長安事如

母教如已子愈于公之存以某嘗獲遊於其伯
仲之間來請銘銘曰

鎮東儉以忠殉魏 後惡禍去丘爲民
積流藏晶入幽閔 宜發其裔洪以熾
惟公生實世所異 厥中端完外恢粹
學焉久充道少試 君蒙其休民被利
眇然權財用曷旣 卒以不幸謹衆歎
馳詞窮天浩無寄 其將興之比賢嗣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日有以笈携書而進立于
庭下者問之曰長安王氏之僕來時主戒云汝
亟往廣漢問所題官居納之自去彼凡十二日
走四十驛而至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緩者命
受其書視其所以遠來見諭之意曰希明不幸
先人以去年三月十四日得疾棄諸孤于家今
年某月某日欲舉其柩從祖母以葬千萬年縣
龍首鄉鳳栖原之先塋竊念先人祿位不甚顯
使志業不克燁耀于當時今已矣若非有以善

文載其事實諸壙中以信于人以傳于後世爲
人之子者之所爲心乎如聞執事常以文章論
議人父祖之生平其子若孫得以實自以爲事
父祖之道無忝矣希明雖未嘗一見左右敢遣
僕持先人行狀以聞求數語以銘其墓使先人
之靈不鬱鬱於地下希明死幸矣唯執事哀憐
之其詞始末悽楚讀之殆不忍聞其所以云云
者余曰噫斯人也耶嘗憶皇祐初余在邛州幕
時有以強幹爲轉運使所委往來邛蜀間辦公

事者此君耳余蓋嘗識之今其死而其子幼不知余與其父有一日之素能踰重關越險棧於二千里外以是事見屬或拒之于情可乎乃爲綴次以慰其子云君諱紳字公儀其上世太原人唐末因官居閬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君生十年以父蔭爲太廟齋郎自少喜讀書記問精博爲詞章有條理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廉勤聞滿授漢州德陽縣主簿令老且惛都不省職事羣吏驕恣